

我家餐桌上的
海鲜异美

□海霞文 朱思盼摄



无蟹不欢

东海的伏季休渔期一过,宁波的空气里就凭空多了一股咸鲜味。

那是第一船梭子蟹回港的气息,像个无声的暗号,瞬间唤醒了这座城市对海鲜的狂热。老辈人常说“无鲜勿落饭”,到了这节骨眼,这话就得改成“无蟹不欢,无蟹不成席”了。

懂行的老饕都知道,真正顶盖流油的红膏蟹,还得等中秋过后的秋风。但宁波人哪里等得住?这第一口鲜,就像久别重逢的老友,哪怕只是匆匆一面,也足以慰藉一整年的期盼。

这几天,我家厨房的烟火气,全是被老婆买回来的梭子蟹熏出来的。她天天往菜市场跑,昨天拎着一袋蟹进门,一边换鞋一边念叨:“今天价格比前两天回落了些,买得早不如买得巧。”我凑过去一看,个头匀称,半斤上下,正是最适合清蒸的尺寸。太大则肉老,太小则无肉,这半斤的蟹,简直是老天为寻常人家的小餐桌量身定制的。

老婆挑蟹有套“江湖规矩”,从不看张牙舞爪的,偏爱安静趴着、壳青肚白的。她拿起一只,用拇指在蟹脐处轻轻一按,掂了掂分量,这才满意点头:“壳硬、分量沉,错不了。”我笑她比老渔民还讲究,她白了我一眼:“这叫生活经验。”

其实,老婆这么勤快买蟹,还有个重要原因——儿媳最喜欢吃螃蟹。儿媳是土生土长的宁波本地人,对海鲜的狂热丝毫不输我们。每次听说她周末回家吃饭,老婆必定提前去市场蹲守。用她的话说:“儿媳好不容易回来一趟,这口鲜必须安排上!”

清蒸是对第一口鲜最大的尊重。水烧开,铺上姜片,梭子蟹肚皮朝上码在蒸屉上。不过十几分钟,霸道的鲜香便再也藏不住了。揭开锅盖,青灰色的蟹壳已变成诱人的橘红。直接上手掰开,“咔嚓”一声,雪白的蟹肉露了出来,还带着晶莹的汁水。

这时候,儿媳总是最积极的。她咬上一口,鲜甜的汁水在口腔爆开,吃得眉飞色舞:“妈,这

蟹太鲜了,比饭店蒸的还嫩!”老婆看着她吃得开心,自己反倒顾不上吃,只顾着递纸巾:“慢点吃,锅里还有呢,管够。”

看着这其乐融融的一幕,再看看旁边面对一盘红彤彤梭子蟹无动于衷的儿子,我真是又好气又好笑。这小子,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宁波人,居然对螃蟹提不起半点兴趣。每次吃蟹,他顶多象征性掰一条蟹腿,剩下的时间全用来对付肉类。

“你小子生在福中不知福。”我敲敲桌子,“你老婆吃得那么香,你连个蟹钳子都不碰?简直不是宁波人?”

儿子无奈摊手:“爸,我真吃不惯这腥味。我从小喝牛奶、吃面包长大,胃似乎已“西化”。您别逼我了,螃蟹留给你们吃吧。”

这话倒也不假。儿子小时候我们工作忙,而且也不知道从哪里看来的养儿经,老婆天天给他灌牛奶、烤面包、吃牛排。谁能想到,这洋气的餐吃多了,竟硬生生把一个宁波伢儿的胃给“改造”了。

不过转念一想,这也挺好。老婆爱吃,儿媳爱吃,儿子不爱吃,刚好省得跟她们“抢”。老婆一边帮儿媳挑蟹肉,一边打趣儿子:“你不吃正好,省下来的全归你媳妇。你小子就负责剥蒜和调醋吧!”

儿子乐得清闲,跑去厨房捣鼓蘸料。我们就着这盘蟹,喝着点小酒,聊着有的没的。窗外夜色渐浓,屋内灯光昏黄,锅碗瓢盆的碰撞声和笑声混在一起,这就是最实在的烟火人间。

宁波人对梭子蟹的偏爱,又何止是贪恋那一口鲜甜?这背后是对生活的热爱,对“家”的执着。不管儿子是不是那个“异类”,只要回到家里,桌上有一盘热气腾腾的清蒸蟹,身边有知冷知热的家人,一天的奔波便都有了归处。

这就是我们的日子,平淡琐碎,却因为这第一口鲜,变得鲜活而滚烫。东海的潮起潮落,终究化作了餐桌上的这一盘清蒸,而这满屋化不开的温情。

江畔夜色

□董小飞 文/摄

晚霞拖着最后一抹火焰消失在山的尽头时,姚江的夜亮了。粼粼的江波次第点上了无数的灯火——橘色的街灯,跳跃的霓虹灯,还有江畔的万家灯火——黄的、白的。

一只白鹭从水中蹿起,带出无数晶亮的水珠。它叼着一条小鱼,停在江堤的护栏上,仰起长长的尖喙,把鱼往空中一甩,让鱼头对准鹭嘴,一口吞下。我举着手机去拍它,还没靠近,它就慌慌地飞起,白色的翅膀迅速打开,露出健硕的大腿,身后拖着两只直直伸长的细脚,飞向落日消失的方向。

大桥下,依然是不变的市集。大瓦的LED灯下,毛豆绿得滴翠,茭白莹莹如玉,冬瓜裹上了白霜。至于葡萄、西瓜、梨等,只消往那一放,夏天的甜便自然渗出来了。摊主坐在小板凳上,摇着扇子,时不时吆喝一声:“新鲜的黄瓜、毛豆,便宜卖啦……”

江堤边,赶潮般地来了很多人,男女老少,有的走的有的跑,有的坐在婴儿车里,有的坐在轮椅里。关了一天的宠物狗是最兴奋的,它们在草地上打滚,摇着尾巴向行人示好,嘴咧着,像在看,口水拉丝般地流下来,——它们快乐得根本停不下来。

路的两边,隔一段距离就会出现一个卖冷饮的小摊,有的是小推车,上面放着保温桶,装着木莲冻、烧仙草什么的;有的是移动冰箱,卖的是棒冰或矿泉水;有的则是一张小板桌,放着榨汁机和时令水果。这些摊点,是行人的能量补充站。

广场舞,是姚江夏夜的灵魂。它像流水席般铺开在江堤两岸。民族传统类、时尚健身类、交谊舞类……根据自己喜好,随时随地加入。最受欢迎的还是自创的舞步,不受套路束缚,强调节奏感和情绪表达,通常是音乐响起,瞬间聚拢起五六十号人,更有一群六七岁孩子,站到高高的台阶上激情领舞,扭

腰甩臀,节奏踩得分毫不差,好像天生就会。

随着时间的游走,江水慢慢变了颜色,东面大片幽蓝,沉静如古砚;西面暖色流转,由洋红渐变过渡到橙红,江灯变得梦幻迷离,好像被水浸润的梦境。

夜色中,一阵二胡声顺着风飘来,是《赛马》!只听琴弓撞击着琴弦,像万马踏着江波而来,激昂欢快。那是一群自由奔放的生命!我仿佛看到,烈马迎风昂首,红色的鬃毛在飞扬的尘土里燃烧。在美妙的音乐声中,我回到了乌兰布统大草原!那里也有万马奔腾——天雷般滚过的声音,急鼓般起落的马蹄,还有马眼里流露的野性。那些遥远的记忆,没想到被江边的琴音唤醒。

拉二胡的,是一位头须皆白、精神矍铄的老伯,他双眼微闭,手指在琴弦上飞速起落,随着最后一个音符落地,琴音戛然而止,像奔跑的烈马被骤然勒住缰绳。“好!”有人忍不住叫了一声,老伯颌首微笑,站起身,拿出一根细带子,把它扣进琴托里,然后固定在腰部,边随意地拉着边往前走,琴声跟着他的脚步在人群里钻来钻去。

铁路桥下,好像搭起了戏台子,越剧《追鱼》正唱得缠绵,丝竹管弦中,仿佛看到鲤鱼精跃出姚江,轻移莲步,在江堤等候她的张生。

风清凉了许多,行人渐渐稀疏了。白天积攒的浮躁,被江风慢慢抚平。一排货船靠泊在江边,在夜的渲染下,像一头沉默的巨鲸,上半截在璀璨的流光里明灭,下半截在虚无的倒影中安然。

云在天上疾走,把月亮擦了一遍又一遍,擦出了锃亮的清辉。江畔的农田边传出很多唧唧啾啾的声音,——蝉声、鸟声,还有此起彼伏的蛙鸣声,它们叫得很欢实。我闭上眼,细细聆听,这不是单音,也不是和声。这是姚江的呼吸——它既呼得深沉,也吸得深沉!



舞动夏夜